

在水之湄

常崇信 吕恭 编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水之湄/常崇信,吕恭编著. -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9.9

ISBN 978 - 7 - 80680 - 742 - 2

I. 在… II. ①常…②吕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I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6937 号

在水之湄

作 者 常崇信 吕 恭

责任编辑 党晓绒

封面设计 可 峰

版式设计 高 薇

内文排版 陕西工人报社排版中心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插 页 2

字 数 490 千字

印 张 26.625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680 - 742 - 2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14

「回归本真：切入现实的淳朴建构」

(代序)

景 斌



在当下，谈论散文与现实的关系，似乎是一个过时的话题，这是由于我们依然置身于陈旧的思想框架与话语方式的笼罩之中。在这样的文学视野里，形式、技巧、叙述、语言成了唯一值得讨论的焦点，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成了作家们纷纷追踪的最新理论时髦。这样一种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，无疑是偏激的、一厢情愿式的自我蒙蔽，是幻觉扭曲了的表象对本质的亵渎和忽视。阅读了《在水之湄》，我的眼前为之一亮，透过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文字，那种渗溢着现实芳香的浓郁气息在灵魂的斗室慢慢升腾，让我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异常清新的气氛，因此也就坚定了由来已久的认识——好散文是有重量的。这种重量的体现不是客观的叙述形式，不是矫揉造作的杂乱内容，也不是刻意寻求的精美语词，它其实就是作者对生活的思考，对自己独特感受的全方位解密。它可能是断续的，不完整

的，也可能是寓言式的，缺乏惊天动地情节的，但生活表露出的真诚却能将读者引入艺术的全新领域。在那里，你会走进意想不到的振奋，会感受到无法躲避的艺术辐射。

这或者正是我读罢《在水之湄》心中泛起的澎湃潮浪。

是的，《在水之湄》虽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，可作者们倾其真情，用“白描与速写”的手法完成的作品，却能让我们领略到其品位的高尚，原因也许是因为作者本身就是生活在平民之中的平民，是游离于文学圈子之外的业余“操刀者”，于是其情感便格外朴素，精神世界也便更加充实。他们没有功利拼争的那种疲惫、劳累，也没有肆意酿制崇高的那种虚张声势，他们的笔下流动的是真实，而这样的真实又无时不在地驱赶着生动鲜活的现实，读来岂有不动情之理？

《在水之湄》分“江河记忆”、“水韵风情”、“踏歌而行”、“岁月深处”、“心海撷浪”、“一线写真”六个部分，每一部分都有其鲜明的艺术特征。“江河记忆”抒写的大都是对故乡、对往事、对某一特定环境的回溯与追忆，许多带着民俗色彩，带着“草根”情结，带着人间真情的生动描绘，让我们对一个个被作者艺术化了的场景感叹不已。它就像响在人们耳边的一把号角，对着我们充满渴望的胸脯，唤起让人难以放弃的屡屡遐思；“水韵风情”、“踏歌而行”两节，前者以“水”为旨，后者以“行”为门，前者是对水乡之韵如醉如痴地品味：历史的厚重、灿烂的文化，美不胜收的名人雅士残留在时间里的声音，以及前赴后继，千人万人跟过来的脚印……处处都有不容忽视的景致与向往。后者则是对上逮远古，下移当今的人文景观的精美描述，是对历史人物、域外风情独辟蹊径的品评与欣赏。很容易让我们随了作者的笔墨，突然就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，说来实在有那么点“朝暮旖旎看不够，归来却属春媚日”的意境；“岁月深处”、“心海撷浪”则是心灵与现实（往事）碰撞之时瞬间迸放出的光环，是光阴在故事里的游弋和徜徉，是一些饱蘸了情感的颜色在岁月甲板上留下的坎坷足迹……作者们显然是用心在感悟，用曲曲折折的脚步在丈量展现在人生道路上的特殊使命和责任。你完全可以这么想象，在他们的精神视野中，虽然不一定个个具备“放眼世界”的胸怀，可对现实，对生活却是怀了深厚情感的，其反思、赞誉、应接、追逐全是融在道德启蒙之中的。另外，就是对“一线写真”的解读。从艺术角度讲，它显然不如前几部分生动感人，但似乎却又不可或缺。这是因为，它是作者们在自己的工

作岗位上挥汗如雨的真实写照，是“责任意识”在字里行间最朴素的展示和渗透。读罢，眼前突然就会出现一幅凝固在幻觉中、溶解在水域间的生动画面（或者正是因为他们都是水利人的缘故），在这样的画面中，许多平凡的水利工作者或者奋战在泥泞弥漫的田地间，或者冲锋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，或者为驱赶旱魔奋不顾身，或者为修堤筑坝废寝忘食……他们虽算不上什么英雄，但其身影却真真切切地留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心里，留在了走向英雄的那条隘道上。读罢依然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。

施勒格尔在他的《思想集》中有这么一段话：“神我们是看不到的，然而，我们处处都看到神一样的东西，而且最先、最重要的，是在一个明智的人的心中，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作品的深处看见它。”《在水之湄》的作者们就是这么一批“神话”的制造者，他们企求的不是文字符号之外功利性的幻境和假象，而是人类在自体生存境遇里的真实意义，这种意义的本身就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只是更多的时候没有人去注意、去发现罢了。他们没有让自己的感受停留在“小我”之中，这就使得这本散文集区别于当下报刊充斥的小男人小女人的散文，以及鸡零狗碎式的作品。在他们笔下，即使写山水，同样是明暗有致、清新一片，同样是壮怀激烈、气势磅礴。

中国散文从《尚书》开始，一直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它几乎与诗歌平分秋色。先秦诸子散文，唐宋“八大家”散文，以及明清小品，再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所萌生的各路抒情文章，一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。而这种格局和走向始终都牢牢地依附在深厚的现实之上。然而奇怪的是，现在很多人一谈到“现实”就摇头，甚至反感，那是因为他们对散文写作的一知半解。其实现实本身是丰富的，不是单一的；是融会的，不是孤立的。前些年，散文写作强调智性，强调语言，强调形式，甚至强调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，这些提法本身没有错，关键是更多的写作忽视了在场感和触手可得的时代气息，忽视了散文写作本身的现实场景。这种缺乏生活的现场，使散文写作变得粗俗不堪（思想或道德相应都有许多缺失），让人无法进入真正的阅读层面。《在水之湄》虽不能说篇篇精品，但却让人读来备感亲切，或者正是“现实”所起的作用。

其实，所谓的“现实”并不是无限透明的，也不是客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。每个人眼里的“现实”都不相同，这与作者各自所处的社会地

位、成长经历与观察世界的角度密切相关。“现实”不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创作者的主观世界中，而需要创作者的灵敏触角，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感觉系统和思想系统，以及审美趣味与艺术偏好。不少作家笔下的现实是粗糙的、模式化了的，究其原因，就在于对生活缺乏新的发现与新的体验。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往往会自觉地抓住感觉中的独特部分，勇敢地去探索与另一个写作者的不同与别异，发掘生活中新的因素与新的体验，并将其呈现出来。只要忠实于这样的规律，写出感觉中的独到之处，也就成功了一半。

毋庸置疑，“现实”最需要的是真相，这是一个健全社会起码的标准与渴望，也是不可阻挡的民意。如果一个写作者反映的现实离开了民意的基础，一切全在人造的强光之下移花接木、张冠李戴、以偏概全，一味追求所谓的奇异化、理想化，这种作品中的现实与生活必然会距离人们愈来愈远，直到与初衷相悖。因此我们说，现实是一种价值体系的总和，是被破坏和重建的工地，是一个枪手瞄准后即将扣动的扳机！

至于如何切入现实，我以为，除了要发现“现实”及其整体、运用独到的“体验”之外，还应寻找个人的艺术敏感点，即寻找最感兴趣的题材，寻找最利己的手法，从自己擅长的审美角度切入，然后发挥其优势，才可能赢得成功。一个成型的艺术品，既是现实世界的艺术化，也是创作者主观世界的“心灵形式”；是主客观的相互融合，也是创作者与世界交流的“结晶”。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，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创造出的作品才是“现实”的，最具个性特征与风格的。比如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司汤达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，都各成一个艺术天地。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、赵树理等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、风格与思维世界。

我之所以用了一定篇幅阐述自己对“现实”这一写作命题的理解，正是因为《在水之湄》对我的启发与引领，它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走在这样一种“现实化”的路子上的，尽管有一些还显稚嫩，但起步是值得肯定的。也就是说，许多作品对现实有感受，有关怀，有独特的经验和表达的欲望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且持之以恒地去找寻适合自己的艺术方法和心灵形式，便会给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、让人神往的空间。

我已经从《在水之湄》字里行间嗅到了这种气息。

或者，这也是我对那么一些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了宝贵时间来写作的

朋友们的一点希冀和期待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在水之湄》已是宝鸡市水利职工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选集。它让我们非常振奋。一个业务部门,竟将文学创作的氛围推到了如此高的程度,实在能让我们生发出诸多感慨。那些有名有姓,且与水利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爱好者(有的已经在省内外有了一定的影响),用了创作这一净化心灵、提升素质的形式,在文学这块艰辛而又诱人的艺术田野里辛勤耕耘、默默收获,这种以高雅替代庸俗、以勤奋拒绝懒惰、以修身树立风尚、以品位适应时代的精神值得称道。我相信,致力于追求,致力于上进与拼搏的宝鸡水利人,一定会在辉煌的事业和丰腴的文学创作双重收获中,将萦绕在精神家园里的自信树得更高,将行进在人生道路上的颂歌唱得更亮。

2009年7月18日草就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,宝鸡市作家协会主席)

「目 录」

- 1 / 回归本真： 切入现实的淳朴建构 （代序） 景 斌

江河记忆

- 3 / 走近千河源头 常崇信
7 / 魂牵梦绕渭河滩 魏靖明
11 / 清姜河记忆 常崇信
16 / 流淌在我心中的河 段烈秀
18 / 踏访赤沙河 常崇信
21 / 舅家村边那条河 常 春
23 / 秋日东湖 石勤卷
26 / 惠泽渠的梦想 马晓璇
28 / 最是难忘母亲河 石勤卷
31 / 想起涝池 李晓红
33 / 童年水事 马科平
35 / 徜徉霸陵桥 常崇信
38 / 江城记忆 常 春
40 / 白水河的主题 魏靖明
42 / 意犹未尽渭源行 许丽子
45 / 画中寻珠 刘 瑞
51 / 我与水的亲密接触 常 春

水韵风情

- 55 / 嘉陵江中游观曲流 常崇信
58 / 冬游南湾湖 常崇信
61 / 走进凤翔五曲湾 石勤卷
64 / 金州瑶池——瀛湖 支向儒
66 / 乌镇魅力 常崇信

- 70 / 感悟鸭绿江 常崇信
- 74 / 大沟秋韵 王 恭
- 77 / 秋浦河游思 王万来
- 79 / 荡舟青铜峡 常崇信
- 82 / 秋日漂流诗之河 常崇信
- 87 / 魏公泉记 魏靖明
- 89 / 回味漓江游 杨国华
- 92 / 清晨读海 常崇信
- 94 / 走进红海滩 常崇信
- 98 / 古镇与水 高存厚
- 101 / 走进客家土楼 常崇信
- 107 / 嘉峪关美 许丽子
- 109 / 游银子岩随笔 杨国华
- 111 / 雨和雪 许丽子
- 113 / 水之断章 刘 瑞
- 116 / 春雨 李红梅
- 117 / 春雪 常 春
- 119 / 乡村素描 蔡银科
- 120 / 水的倾诉 刘 瑞

踏歌而行

- 123 / 徜徉泸定桥 常崇信
- 126 / 菊花岛纪行 常崇信
- 131 / 京城寻旧 吕 恭
- 135 / 水，湖，还有猴 邢 阔
- 137 / 走进沙家浜 常崇信
- 141 / 水秀宝鸡 秦延安
- 144 / 感悟西柏坡 常崇信
- 148 / 秋游松花湖 王万来
- 151 / 逐浪灵官峡 许丽子

- 154 / 琼岛纪行 常崇信
- 164 / 夜宿安康城 常崇信
- 167 / 春日小记 常 春
- 170 / 春归 刘 曦
- 172 / 盛夏草原行 常崇信
- 181 / 浔阳楼怀古 常崇信
- 185 / 采石矶感怀 高存厚
- 188 / 通天河畔观莲花 常 春
- 190 / 登鸡峰山有感 杨国华
- 192 / 游灵渠感怀 王万来
- 194 / 秦皇岛怀古 常崇信
- 197 / 峡谷中爱情的守望 常崇信
- 200 / 腊梅花开 常 春
- 202 / 西藏纪行 常崇信
- 217 / 大洋彼岸 ABC——美国观感 冷爱华
- 224 / 水为景之魂 杨国华
- 226 / 游豫西大峡谷 马 瑞
- 228 / 川西行记 许丽子
- 232 / 带上儿子去康定 常 春

岁月深处

- 239 / 戈壁深情 吕 恭
- 241 / 井的杂忆 邢 阔
- 244 / “二战” 奇迹 常崇信
- 249 / 下班之后 吕 恭
- 251 / 我帮女儿报志愿 吕 恭
- 254 / 雪之梦 李晓红
- 259 / 我的母亲 段烈秀
- 261 / 美人计 吕 恭
- 264 / 达坂城的姑娘 吕 恭

- 267 / 追赶生活 段烈秀
- 272 / 父亲 闫莲珠
- 275 / 一束小白花 吕 恭
- 277 / 师部 吕 恭
- 279 / 牛肉面琐忆 许丽子
- 281 / 冬衣 常 春
- 283 / 心灵愧憾 王亚红
- 285 / 杨广弑父九成宫 吕 恭
- 288 / 回忆打工的日子 马晓璇
- 291 / 思念母亲 杨军红
- 292 / 浪漫从心开始 杨国华
- 294 / 母亲的哲理 马晓璇
- 296 / 我家的节水监督员 许建强
- 298 / 回忆伯父 许丽子

心海撷浪

- 303 / 让激情永远燃烧 常崇信
- 307 / 我想有双红鞋子 吕 恭
- 310 / 首阳山随想 常崇信
- 313 / 天堂 吕 恭
- 315 / 说不尽的冯家山 李 涛
- 319 / 竹之颂 常崇信
- 322 / 漂流中的思绪 邢 阔
- 326 / 生命自信力的提升和灿烂书写 秦延安
- 329 / 只言片语读《秦腔》 常 春
- 331 / 读不尽千古风流《长恨歌》 许丽子
- 335 / 哲学里的水 刘 瑞
- 338 / 换一种方式纪念 许丽子
- 340 / 今天不冷 魏靖明
- 341 / 飞溅的思想 刘 瑞

- 347 / 徜徉在音乐的海洋 魏靖明
- 350 / 当梧桐聆听河的美丽 魏靖明
- 352 / 我听见海的声音 杨晓红
- 353 / 感悟平常心 刘 瑞
- 355 / 迎春花开 杨晓红
- 357 / 雨夜看月 杨国华
- 359 / 与妻书 支向儒
- 361 / 风情万种女人花 刘 瑞

／ 一线写真

- 365 / 抗旱进行时 常崇信
- 382 / 固堤攻坚战 高存厚
- 392 / 那山 那水 那人 巨生祥
- 395 / 堤防施工日记 王万来
- 399 / 春节值班的日子 何万科
- 401 / 北堤往事 贾 涛
- 405 / 和加拿大友人工作的日子 何万科
- 408 / 老潘解放啦 许丽子

- 411 / 后记

江河记忆

走进千河源头

常崇信

早些年，第一次去被誉为“关中明珠”的冯家山水库，就被那宏大的气势怔住了，那碧波荡漾湛蓝湛蓝的水面，将我的目光牵向远方，遂萌发出去千河源头看看的念头。来市水利局工作后，我更确切地知道，千河80%的流域面积在宝鸡，水库灌溉着136万亩农田，又是宝鸡市饮用水源地。这河、这库对宝鸡人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，越是重要，深藏已久的寻找源头的欲望就愈加迫切。2007年初夏的一天，我们终于踏上了寻求源头之路。

早上从宝鸡乘车出发，经千阳、陇县翻越关山就进入甘肃省境内。车过马鹿镇后，林茂草绿的环境渐渐退去，唯有公路两侧的杨槐花竞相开放，一路弥漫着阵阵清香。麦苗正在抽穗扬花，陇东大地一派初夏的美景。

据《冯家山水库志》载：千河源头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县一个叫唐帽山石庙梁的地方。千河从发源地到宝鸡市陈仓区冯家嘴汇入渭河干流长152.6公里，在甘肃境内只有30多公里，而从陇县界离陕，沿六盘山南麓的山山岭岭绕行，到离源头最近的张棉驿乡，车程已超过百公里。张家川县城在整修公路，车辆在工地上走走停停，耽误了好长时间，后又上了县城右侧的后川河河谷，车辆在河床沙石上慢慢蠕动，不到5公里的路，走了近1个小时，才上了通往张棉驿乡峡口村的公路。

到了峡口村，离源头还有近20多公里山间小道，必须徒步前行。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一伙水利人既是仁者又是智者，更是无畏的勇者。兵分三路。一路身强力壮的三位年轻人，步行上山。另一路搭乘两辆“三码子”车前行（“三码子”是当地农民对加厢改装的三轮摩托车的形象称

呼)。还有一路是年龄较大的，坐越野车前行。坐“三码子”翻山越岭，颠簸的厉害，尘土扑面，胆战心惊，但抄近路。山路越走越窄越陡越崎岖，稍不慎就有掉下山崖的危险。就是这样的路，走了10多公里到达上盘山村后也没有了。三支队伍，近50人汇聚在上盘山村，开始向石庙梁进发。

放眼望去，扑面而来的是一处广袤绵延的草原，起伏的山脉是石庙梁的脊梁，若隐若现的山路挑起山的筋骨，山梁上没有嶙峋的山石，没有成片翠林，只是在阴坡谷底散见的一簇簇林木，所到之处，满眼是绿茵茵的草甸，棕色的马、黄色的牛，在悠闲地啃着青草，此情此景，使人忍不住近些再近些，去倾听天籁最原始质朴的声音，更忍不住席草而卧，顺势打个滚，让身上浸透大山的灵气。我顿时明白了草原上人们偏爱摔跤的道理。

千河源头，拙朴实在的像个西北老农。2570多米高的身躯，在所有的源头山峰来说，算不上伟岸高大。源头的石庙梁南坡上点滴溪水，与其他沟沟岔岔的众多涓涓溪水，汇合形成了渭河的支流——千河。这里没有碑亭、庙宇，历史遗存也难得觅到，更不见文人骚客留下的赞咏诗文和历代政要的墨宝，源头默默地被冷落在历史的长河中。当地农人，多少人知道这就是千河的源头？只有比过去小的多得细细清流，依然执著的流淌着，继承着源头的血脉，顽强的告诉人们，这就是流经甘肃陕西6个县区，流域面积3494平方公里，年径流近5亿立方米的千河源头。

回族老人马生贵，自小就生长生活在源头北侧上盘山村，如今已73岁了，紫铜色的脸上布满沧桑，几乎每天都在山头上转一转，顺便采些野蕨菜等下锅菜。他可以说是源头生态环境变化的见证人。老人告诉我们，过去这里全是林子，草也长的茂盛，草地上踩一脚就流水，现在林子没有了，草也长的低了，草地都干了。县水保站老杨告诉我们，上世纪80年代这里可不是这样。实行责任制后，林子责任落的不实，林子砍得多了，林缘线后退20多公里，过去山上有云就下雨，现在有云也不下雨，降水少多了。

站在唐帽山上远眺，远处是层层梯田。这些被开垦的山地里种植着小麦和胡豆、土豆等，小麦长的低矮也不壮实，胡豆才长出三四个叶片，土豆刚刚破土出芽。老杨告诉我们，上世纪60年代，全县人口13万，现在33万。人口越来越多，薄地养不起这么多人，前些年靠烧草灰当肥料。现



在全县耕地面积比过去多了，但林地、草地在减少，造成了水土流失，山沟里出来的水少了，河几乎皆干了。

源头的西北坡上，有几处不大的泉水，用石头简单堵个圈，渗出的水就是村民的饮用水。一个看似70多岁的老妪，挑着一担水艰难地行进在山间小路上。村支书老杨是回族人，40多岁，看似颇为精明。他告诉我们，石庙梁这一带的农村安全饮水没有解决，守着源头没有水，村民都要到沟里挑水吃。源头石庙梁两侧的村子看来不富裕，农舍土墙土房，看不见一间砖瓦房。村上的几个年轻人农忙时种田，农闲时用拖拉机做“三码子”生意或外出打工挣些钱。村民老马53岁，种了7亩地，每年打的粮食除了口粮后，剩余的卖掉只够化肥钱，全年的生活开支靠在新疆打工的儿子寄回的6000元。山上通了电，看电视成了村民唯一的娱乐和消遣。是留在山上，还是搬出山外，这是萦绕在山民心灵深处的困惑。

唐帽山石庙梁上的小道，是牧羊人踩出来的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出走向。瘦弱的小道，几乎被草包围着，但却顽强地挑起山的脊梁，伸向苍茫的群山之巅。站在山梁，遥望走过的小道，弯弯曲曲像一束黄色的飘带，从天际悠然而下，落在一汪碧绿之中。石庙梁，以庙命名的山梁，肯定应该有座庙，而且应当是纯粹用石材建成的。几个同行者踏遍了山顶，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，睁大眼睛寻找，却未见一座庙。正当我们无意再找而准备沿石庙梁东麓下行寻找源头之水时，奇迹出现了——几块不大的石头，堆起一个小龛。说它小，真还不如农家鸡下蛋的窝，这就是石庙？大家疑团顿生。说它不是，整个山梁再无任何建筑物，看来这就是人们向往的千河源头石庙梁上的石庙了！庙内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连个小小的神像也没有，只有一只干瘪的蘑菇爬在地面上。貌不惊人的石庙使探源人的心头生出几分失落。海拔2570多米的石庙梁两侧是高山草场。芳草萋萋似地毯铺满山体。绿草中夹杂着鲜花。白色的花很小，密密匝匝，远远望去像一层薄薄的白雾笼罩草上。一阵风吹来，颇有云卷云舒的韵味。紫色的、白色的、黄色的花，大多只有指甲盖大小，长在草尖或草的腰身上，鲜鲜的，嫩嫩的。山野之风让花舞动起来，似一抹彩霞映在碧绿的草原之上。早先这里还允许放牧，如今，张家川人用水泥桩、铁丝网织就了围栏，保护了草场的碧绿和安宁。

千河源头之水就潜伏在石庙梁东麓的沟沟汊汊中。从石庙梁东坡下行百余米，草地变成了稀疏的林地，往东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。向导告诉